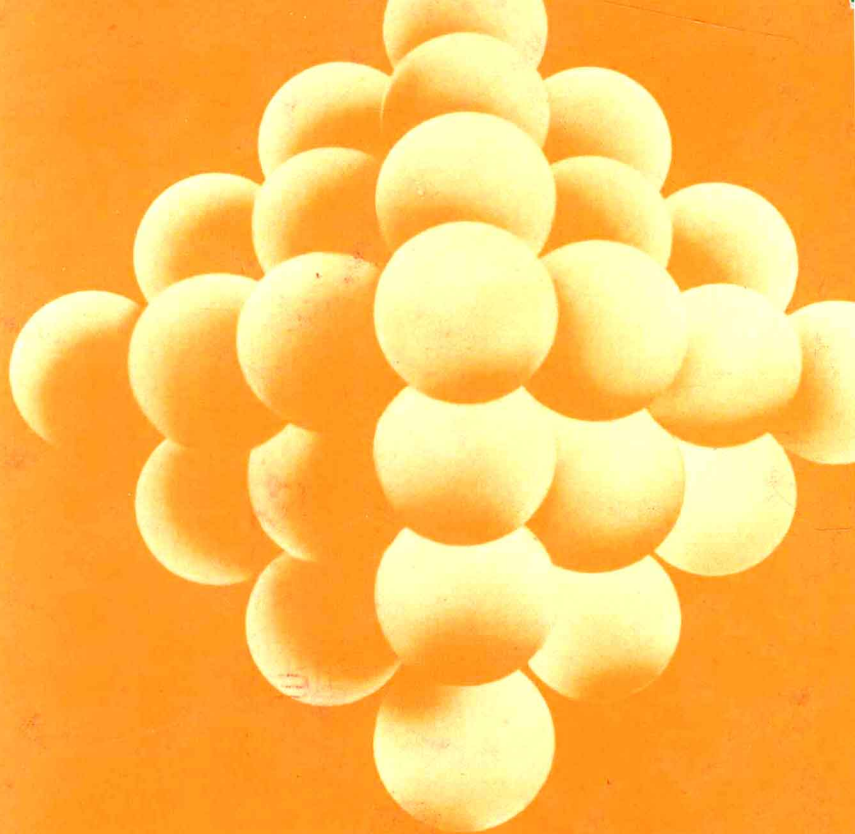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劉非烈自選集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39 刊叢學文新國中

劉非烈選集

(輯選水白朱)



黎文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劉非烈選集

翻版
印權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39

著者：劉
編輯者：朱

白 非

水 烈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一〇〇元
平裝新臺幣八〇元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目 錄

年表	一
序	七
事略	九
劉非烈與廣播劇	三三
劉非烈的小說	三七
小說	
那個傳奇故事	三九
名畫	三三
喇叭手	一四七

劉非烈先生創作廣播劇劇名一覽表	廣播劇本
	三人行
	單身宿舍
作品單行本	二〇九
	二六五

劉非烈先生年表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十二月廿九日生於廣東中山縣，本名劉熹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夏，自故鄉隨父到香港，開始入學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夏，初中畢業後改入英文學校攻讀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，七七事變，對日抗戰開始，即參加香港海外青年救亡運動，經常演出話劇，藝名劉星。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香港淪陷，潛返粵北參加戰地工作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秋，因瘧疾纏身，由戰地返回香港就醫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對音樂發生興趣，入香港音樂學校研習聲樂，仍不斷參加話劇演出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，因父經商失敗，無法繼續學習聲樂，頗為懊喪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初春，隨新一軍三十師政工隊出關到瀋陽長春諸地，展開戰地文宣工作，時任中尉組長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七）春，參加戰地工作之餘，為長春市青年話劇團體導演「魔窟」等舞臺劇，備受好評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初夏，由東北回臺灣鳳山，參加八十軍軍部政工大隊工作，時任上尉組長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，隨政工大隊巡迴勞軍演出，足跡遍及中南部清水、大甲、沙鹿、北港、新營、麻豆等地，備嚐辛勞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奉編遣，由鳳山到臺北，住長安西路聯合茶莊。潛心研讀名家作品，並開始專事寫作，以稿酬所得付香港奉養父母。

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一），擔任中廣公司特約編劇，首作為「梨園恨海」，備受聽眾好評，嗣後經常為該公司編寫廣播劇。

民國四十年七月，參加中國文藝協會「小說研究班」研習，半年結業。

民國四十年，先後為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梨園恨海」、「永恆的愛」、「水上人」、「活着

就是有希望」、「黑世紀」、「協力同心」、「女房客」、「茶壠」等。

民國四十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短篇小說：「拳師的悲哀」、「靈魂的癌」、「亡魂淚」、「她寬恕得太遲了」、「天作之合」，散文「病癰」等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，先後爲中廣編撰廣播劇：「裝腔作勢」、「紅色的工人歌」、「玩火者」、「醉鄉遊子」、「被出賣的骨肉」、「慳吝人」、「人言可畏」、「懸崖」等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短篇小說：「悽愴夢幻曲」、「石上花」、「江郎才盡時」、「名畫」、「明白了一個緣故」、「乳燕飛」，新詩「鏡語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，先後爲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上下之間」、「幻夢的破滅」、「三人行」、「曲中夢回」、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、「徒勞往返」、「孤星血淚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二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短篇小說：「開得勒克的呼號」，新詩「離，外一章」，書評「師範的『與我同在』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父親在港病逝，哀慟異常，爲文「遙寄亡靈」在野風半月刊六十五期發表，以致悼念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，先後爲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碧蘿情歌」、「重溫鴛夢」、「千里姻緣」、「愛與仇」、「農村小夜曲」、「單身宿舍」、「鐵幕師表」、「雨過天青」、

「小鎮風情」、「歌衫情淚」等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書評「荐『黑世紀』」，短篇小說：「剩餘的生活」、「一件布衣」、「風雲人物」等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先後在「臺糖通訊」發表短篇小說：「信裏乾坤」、「心底事」、「白石路」，中篇小說「那個傳奇的故事」（約五萬字）等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，先後為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完成了永恒」、「葡萄園的夢」、「延年益壽」、「錯愛」、「江水悠悠」、「天網恢恢」、「生死邊緣」等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短篇小說：「生命」、「喇叭手」、「逃」、「失錶記」、「談判」、「宴會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（一九五六）二月，應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聘請，擔任教授，負責通訊指導寫作，批改作業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先後為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電話良緣」、「赤地吼聲」、「平安是福」、「皆大歡喜」、「綠園春曉」、「急來抱佛脚」、「財迷心竅」、「炬火孤鳳」、「添丁大吉」、「人性的枷鎖」、「愛情的寶石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先後在野風半月刊發表短篇小說：「時間的藝術」、「浪花」、「瘋婦」、「毒

魚藤」等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先後在「臺糖通訊」發表短篇小說：「回家過年」、「太太萬歲」等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）一月，出版短篇小說集「喇叭手」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先後爲中廣公司編撰廣播劇：「悲劇裏的喜劇」、「百練成鋼」、「沉珠記」、「愛情、愛情」、「大丈夫與愛情」、「錯緣」、「歸宿」等。

民國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八）一月，到彰化溪洲臺糖公司蔗農服務社服務，擔任編劇工作，以蔗農生活爲背景編撰「甜姻緣」四幕舞臺劇。

民國四十七年二月，右腿開始疼痛，針灸、貼膏藥均無效。

民國四十七年三月，腿痛加劇，返回臺北就醫，抱病完成最後一部廣播劇「老人與海」。

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上旬入臺大醫院，經醫生診斷爲骨癌，病情日趨嚴重，文友們多方奔跑，籌措醫藥費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晨，病逝臺大醫院，享年三十六歲，由中廣公司治喪，文友協辦喪儀，安葬臺北市郊六張犁公墓。碑文爲「作家劉非烈先生之墓」，除生逝日期外，另增刻「他是一位天才劇作家，自抗戰以來，隨軍走遍南北，來臺後寫過小說和廣播劇百餘種，不幸未享天年，竟歿於此」等句。

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一日，中廣公司製作播出「悼念劉非烈先生特別節目」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，野風半月刊出版「劉非烈紀念專號」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）六月二十四日，中廣公司重播生前廣播劇「千里姻緣」，悼念作者逝世一週年。嗣後，每年此時重播生前著作。

民國四十八年八月，中廣公司出版生前廣播劇選集「千里姻緣」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（一九六八）六月二十四日，由水牛出版社再版生前小說集「喇叭手」。

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友好醴資重修墓地，並舉行祭悼。另於墓碑下嵌一大理石，刻文爲：「劉非烈先生，四十七年六月廿四日不幸積勞病逝，於今十年；因風剝雨蝕，原墓圯裂，生前好友乃倡議醴資重修，五十七年七月廿四日竣工，特爲之記。」等句。

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，康橋出版社出版「劉非烈選集」。

民國六十七年（一九七八）三月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「劉非烈選集」。

序

劉非烈先生是民國四十年到四十七年間呈放異采的作家，雖不幸英年早逝，但留下許多內容健康形式完美的作品。他的成就，寓有大陸播遷之後文藝工作者重建精神世界的信心，其人其文，可傳可誦。如今，他的遺作由生前友好廣蒐精選，輯成選集，列為黎明文化公司中國新文學叢刊之一，使當代後世的讀者有一個非常方便的機會領略這位文壇彗星的風采，饒有意義。

非烈先生的力作，以廣播劇為最多，次為短篇小說。當他在世時，中國的出版事業不發達，電影事業不發達，電視事業尚未創建，僅無線電廣播事業蓬勃一時，報紙副刊的讀者羣日漸擴大。劉先生在社會僅能供給的條件下，展開一個藝術家的抱負，盡一個作家的本分，其奮鬥進取的精神是感人的。今天細讀他的作品，深深敬佩他將美善合一，具有藝術價值而能給予社會良好

影響，他的創作熱誠和時代責任感自然契合。這是我們的作家今後仍要追求建立的東西，而劉非烈先生在廿年前的意匠經營，儼然是先驅者之一。對今後的啓發鼓舞很大。生命有限，藝術永恒，窮通一時而得失千古。這本選集的出版，是非烈先生身後必有的追念，也是黎明應盡的綿薄。

事 略

朱白水

對日抗戰初期，海外的僑胞爲響應祖國的抗戰，救亡工作如火如荼的展開，香港的僑胞也不例外，特別是那些學生和工人們，更是熱血奔騰的展開各項運動，而其中以演話劇最爲熱烈。

那時，我從廣州回到香港，也同樣熱衷於戲劇工作。在九龍郊外一個叫荃灣的小鄉鎮，有一天我帶了一批學生，在那裏舉行一次宣傳晚會。演的都是獨幕劇，換佈景特別麻煩，深感後臺工作人員的缺乏。

上演前一小時，有個小伙子在後臺出現，個子不高，結實的身材，黑黑的臉，有人向我介紹他叫劉星，大家喊他做小劉。我跟他沒談幾句話，他就加入了後臺的忙亂工作，爬上爬下，一會兒釘佈景，一會兒掛燈光，一會兒又去拉布幕，忙得滿頭大汗。

演完戲已是午夜，我們大夥兒到井邊，用水沖掉一天的疲倦，然後仰臥在草地上看雲、看星星。那個小伙子跑到我身邊來，問我明天還要不要他幫忙？就着朦朧的月色，我對他細細打量了一番。只見他閃爍着炯炯有神的目光，臉上洋溢着堅定而熱情的神色，我連忙對他說：「非常歡迎你來幫忙。」從此，我們開始了愉快的合作。

到抗戰勝利前一二年，劉星已經是位很能幹的舞臺工作者，好些團體演戲的時候，總要找他幫忙，他也越幹越起勁。

然而，他更大的志願在音樂。他跟我說，他不是個演戲的材料，他希望自己下幾年工夫，做個出色的男低音，可是他父親是個小商人，沒辦法供他走這條路。有時候大家夜深踱步於九龍彌敦道上，他就情不自禁地把從電影上學來的男低音獨唱的神態，旁若無人的引吭高歌。可是一想到學音樂要走一段很遠的路，更要化一大堆的錢，「去你媽的！」他咒罵起來，就不再哼下去！

卅五年春，從印緬載譽回粵的新一軍奉令出關接收東北，我帶了一個軍中藝術團隊要跟着去。出發前三天，我忽然想起他。跑到他的家裏，他不在，留了個條子問他有沒有膽量到冰天雪地的塞外去？第二天天未亮，他就興沖沖的跑來，不消說，他願偕行了。

當他正式答應到軍中工作時，他要求把他的名字從劉星改爲劉熹。

離開香港的前夕，他要回去跟家裏辭行，他的父親到外面吃夜茶去了，他的老母親依依不捨

地跟我說：「你得好好的照顧他呀！」翌晨，我們登上美軍的登陸艇，從香港出發向秦皇島駛去了。

我們從秦皇島登陸，跟着部隊經錦州、瀋陽、鐵嶺、開原，直達四平街，在四平街，我們跟共匪狠狠地打了一仗，在戰爭中，由於展開戰地藝宣工作，他跟我奔馳於煙硝彈火之間，不只一次地碰過很可怕的遭遇，他膽大，有幹勁，很快，他贏得了大家的贊佩。

他底才幹到了長春和吉林，才真正的發揮出來。那時，我導演幾個大戲，他做了我的副導演，給了我很大的幫忙；他又以餘力為長春市幾個民衆藝術團體排演了「魔窟」和「結婚進行曲」。大家對這位來自南方的小伙子的劇人劉熹都刮目相看。

在吉林快要棄守前，我們常常在零下五六度的嚴寒下，背着卡賓槍通過有敵人的狙擊兵的雪地，他勇敢而近乎過於冒險地不顧一切去完成部隊所要求的工作，我們夠得上是共患難、同生死的伙伴。由於戰事逆轉，部隊常常從後方變為前線，而敵人飄忽無定，更增加了我們的危險，他卻始終無所畏懼地面對現實，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，至今仍是我衷心敬佩的。

民國三十六年六月，他在遼陽生了場大病，幾乎把命送掉，我澈夜不眠的守候在他的病榻旁，可是在軍務緊急的情況下，我的藝術團隊奉命向吉林、長春隨軍北上，我只好把他最要好的一位女隊員——尹淑君留下來照料他。

尹淑君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第一個把愛情奉獻出來的對象，然而他們這段愛情卻先滿了痛苦與悲愴。

當他在香港答應我隨隊北上時，他帶這女孩子來見我，說她也很願意隨隊出關工作，我因為隊中正缺乏女隊員，一口答應了。後來才發現他們相愛頗深，在冰天雪地，艱苦的戰地生活中，他們相互照料，彼此關懷，令人十分欽羨。

等他大病痊癒，由她陪同趕到長春歸隊的時候，我發現劉熹變得憂鬱而消沉，經常借酒消愁；而尹淑君卻不斷的單獨請假外出，很明顯的，他們之間有了不愉快。我找機會和他做了一次長談，他才把一段完全是悲劇性的真相告訴我：

他和尹淑君是鄰居，多年往還，漸生情愫。抗戰勝利那年，尹父因病去世，一位剛從印緬征戰歸來的連長幫了她家很大的忙，她的母親在感激下，作主讓女兒和那位連長訂了婚。

尹淑君陷入極端的矛盾痛苦中，在道義上，她不能拒絕與未婚夫的往還，在情感上，她捨不得離開劉熹。而戎馬倥傯的生涯裏，人們的情緒時會作莫名的爆發，他們之間的爭吵繼續遞增，雙方的痛苦也愈來愈深。

尹淑君的未婚夫我見過幾次，是個典型的軍人，面孔黧黑，個性粗獷，脾氣爆發起來，會叫尹淑君畏他七分，她無奈地開始疏遠劉熹，不久就結婚離隊他去。